

中國文联出版社



方壺

谈著

方 壺

蒋谈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2 号

方壶

蒋 谈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万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2 插页 133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刷数:1—5000 册

*

ISBN 7-5059-1983-0

定价:7.80 元

I·1397

蒋谈

本名蒋可，祖籍浙江平湖，1969年1月21日生于河南商丘。1991年6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主要作品：

《北京情人》 长篇小说
《女人俱乐部》 长篇小说
《方壶》 长篇小说



我是永远会写北京的
因为我知道,只有抓住
北京的心,才能抓住
全世界一切城市的心

——蒋谈

第一部

既入困境就要忍耐。
弥补，没完没了地修缮。

——让·马尔里厄

第一章

现在使用中的钢笔酷似记忆之手指。黑色的笔，手腕仅仅一转，便能使它产生出一棵乱糟糟的树。深秋的树叶正被风折断腰肢，大规模地卧在地上，像是铺了一层特别的黄毯；仅有的几片叶子也正在摇摇欲坠，滑脱树妈妈的怀抱。笔尖有些松动，所有的笔都会这样，没什么大惊小怪。黑色的小家伙，已经被磨损得吱吱响，变得难以操纵了。只能这样瞧着生命的怪异。一年的衰落期开始了，还能做些什么呢？

方壶非常认真地擦拭着黑乎乎的笔尖，想作出微笑的样子，但这只能使他那灰白挺硬的胡子拉得稍为长一点。他脸上的皮肤，像那些长年过隐居生活的人那样呈暗绿色，毫无光泽，让看见的人感到惊异。事实上，在这偌大的世界里记得他的人又有几个呢？每个人都在为生活绞尽脑汁，不顾一切地抛弃、割舍掉没有丝毫意义的东西。人也是东西。这东西正在深秋清晨的床上睡大觉。天还没完全亮哩。可是能做些什么呢？

“*Battez ! Battez ! Battez !*”^①

他饶有兴味地玩弄钢笔，短促地喊叫着，好像舞动一把钝头的剑。铿锵！铿锵！铿锵！割裂乱七八糟的空气，还有回忆，还有……笑声。速度越来越快。方壶从沙发里直起身子，眼光笔直前望，这张激动万分的脸上，带着惊诧、愤怒、愚笨无知、沮丧、渴求的神色，像一个即将被死神接走的人的神情，好像是在最后一刻，他发现某一件他自己一生中从来想也没有想过的事情。额头上开始冒汗，方壶觉得太阳穴在流血、垂直、加速、扩散、碎裂、升温、窜到从破旧毛线衣圆形的领口露出的纤细得几乎像女性的颈子上面。血液像窗外的树叶那样不停地膨胀、增大，但已不是从外部而是从身体内部往外冲，透过起伏不已的肚皮快速地波涛般地运动，淹没这整个世界。方壶想：“要是我的血能淹没所有的一切该多好！”一切都是徒劳的。

① 法语：“刺！”

四周依然死一般寂静。一瞬间方壶突然发现这支钢笔又像一支闪耀着黑色光泽的枪正对着自己的眼睛，无论怎样摆动脑袋，这支枪都在专注地瞄准目标，随时会扣动扳机。

“*Rompez! Rompez! Rompez!*”^①

他的手蒙着一层细汗，不停地抖动，随后手臂一扬，颓然瘫坐在那儿，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钢笔像僵直的鱼一般竖插在桌面上，神经质地颤个不停。

“我不想死！也不会这么早死！我还没有锻炼身体享受生活呢！等着瞧吧！”他猛地站起来，挥动着软弱无力的双手，捶打着眼前混浊的空气。

方壶精神抖擞地穿好洗得发白的蓝色运动服，喝了一大口水，情绪激动地跑出温暖的房间，然而房外的空气突然给他的肺叶一记冰冷的震撼，使他本能地畏缩了脑袋，这样一来他的身材显得更加矮小，但这并不能影响他的运动服和白色旅游鞋和谐搭配。多么可爱舒适的鞋子载着我在厚厚的落叶上运动！大自然的魔力又被我发现！方壶禁不住心花怒放，挺起胸膛，两臂交叉，拍打着胸脯和双肩，迈开细短的双腿冲进清冷的空气里。

他奔跑着，连大气也不喘，对一个六十岁的男人来说这是一种不寻常的步态。一会儿，他感觉到心脏在不停地

① 法语：“停下！”

喊叫：“你不要命啦！你不要命啦！”脚下的速度便有意地减慢成为快步行走。

昨天快速跑步的时候，他就险些晕倒在枯叶里。这还不够吗？提醒你多少次不要激动不要慌张？方壶自言自语地骂自己，知道很难改变一激动就奔跑的习惯，他要随时随地和时间赛跑。时间是在跳跃着前进，“我应当骑在时间的脖子上掐死它！”方壶咬了咬嘴唇，微笑着，好像想到了什么甜蜜的事情。他呼吸着新鲜空气，感到十分惬意，步伐也就更加稳健。

他跑着。光秃秃的树木在他头顶上向后退。道路倾斜下降，但不是特别明显。当他急速行走时他手摸心脏告诫自己注意周围的存在，即自然；虽然现在只有冷落的树木，逼人的凉气、渐亮的天空。不能视而不见。自然对人的意义，诚然不仅仅是自然。斗争着的自然正如杰尔比诺^①“一泓鲜血的反照”的肉搏。夜影的黑旗被光成千上万次地刺杀，已成褴褛的碎片。夜影溃败了。光也会溃败的。这就是自然看不见的肉搏。

方壶觉得心灵深处受到了伤害。永生是人类的欲望，而现在树叶已经落尽。时间也会变得苍老：世纪未来临了，事情比十年前更为严重。

他叹口气，不再奔跑，朦胧的大路停止了运动，他慢下速度开始前行。一只猫跟随着他，猫的眼睛紧张不安地

^① 杰尔比诺：意大利画家、未来主义诗人。

盯住方壶一抬一落的白色旅游鞋。鲜艳刺目的色彩在黎明的清晨异常漂亮，吸引小猫从树叶下面跳出来，边跑边叫。方壶回转身，看见两团黄橙橙的光凝望着他。“啊，小猫！”他蹲下来，伸出双手，轻声呼唤着。

小猫抖瑟身子，哀哀叫着，方壶的声音似乎给了它温暖。

“你也在锻炼身体吗？我每天都在校园的角落里跑跑步。我怎么以前没见过你？你也喜欢这儿？快过来呀！我叫方壶我是现代文学专家，研究鲁迅一辈子了。我让你害怕了是吗？噢！真对不起！这天可真冷！我抱着你一块跑跑步可以暖和暖和哩！”

小猫依然哀哀地叫着，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眼睛一眨一眨的，流露着哀怒的神情。他的小爪子朝前迈了迈又缩回来。

方壶双手放在膝盖上，直起身子，无奈地摇摇头，盼望着小猫赶快过来。

天空忽然呈现奇妙的色彩：黑暗中有白昼的方向，白昼中又有黑暗的方向。它们一块啄着眼前的空间，以同样神秘的姿势注视方壶和他面前的小猫。更深远的天空或更虔诚的思索。北京上空神奇的存在：白昼和黑暗的罗网。感谢诗人索朗特^①。普罗旺斯红色的存在。我必须学会采取游客的态度，通过校园的窗口，观察或描绘四季的

^① 多米尼克·索朗特(Dominique Sorrente 1953—)法国诗人。

轮回……

什么也不能阻挡。

脚步。它们应当在自己的道路上巡逻。

往日那断断续续并不牢靠的信心不再惧怕鲜血和危险。

最狭窄的书房和天空也能尽情了望。

我听见一个声音。

猫说：冷冷冷冷。忽上忽下。

这声音宛若丝线织成。

他静静地冥想，腰背累得要命。毫无意义的疼痛。他能从猫的眼睛中照见自己衰老的面额。他孤独得很。小猫也孤独吗？一个男人的寂寞和赤裸裸的猫的神情。忧苦之簇刺心的现实。鲁迅在温暖的房间里休息，不再反抗这个世界。

方壶的眼睛闪烁着心灵之光，双唇颤抖着希望之火。刚才一系列思想迸发出的热情烘烤着他的面颊，使它变得暗红，更让他显得比一小时前的年龄要年轻，就像一个历尽沧桑、阅历丰富的人忽然间到了青春时代。

多么复杂的光影变幻啊！一缕暗灰色的云从天边飘过来，与流云并排的是连绵不断的光头树枝。它们不可能融为一体！树木根本没有思想！树木在为秋天站在那儿！树木在为自己站在那儿！思想消失了却仍是它们自己的！鲁迅的天才就在于把自己的思想强加在树木头上，并且

幻想它们会走路，举着利剑向天空猛刺！这可信吗？这可笑吗？让所有主观的臆想见鬼去吧！荒唐、非分的人物散发出火药味！这世界随时会爆炸！

方壶抖瑟着身体，嘴角挤出笑声，眼睛更加专注地盯着沉默的小猫。

“我们应该倾心交谈。”他真诚地说。

小猫晃晃脑袋，睁大双眼。

“相信我。我可从来没伤害过一个小动物。我小时候也没伤害过小动物。”

小猫蜷缩一下身体，后腿蹲在地上。

“我更没抓过麻雀！这世界上心地善良的人可不多。知道姓鲁的男人吗？他叫鲁——迅。很小的时候就抓麻雀吃，用火烤着吃！说出来我不仅害怕，而且脸红。俗话说，从小看到大，一点不错！”

方壶拼命点着头，直到脖颈有些酸痛。他换了个姿势，右肩膀抬得比左肩膀高一点。这样舒服多了，虽然身体有些歪斜。可这个时辰没有人瞧得见这滑稽样儿。东西们快起床了吧。他们出来的时候我早就回去了。独自一人占据这个寂静世界怎么说都可以聊以自慰，虽说这只陌生的小猫不相信我的善心。由它去吧。我永远是从小动物的朋友。

他使劲跺了跺脚，激起地上的尘土腾空而起，闪烁着刺目的白光。小猫倏地伏下身，警觉地观察片刻，大叫一声，窜进树叶下面，像一条短粗的蛇快速奔向清冷的小树

林。

一片寂静。

没有风吹到这里来。四周高低不均的古老建筑好像涂上了某种黑色的，并且在一种意义上是伤痕累累的油膏。外观丑陋的窗子空洞无物。玻璃在秋风中不见了。碎叶神秘地挂在窗格上面不停地摇头晃脑。窗子：死亡的面具。一瞬间，方壶发觉怦怦乱跳的心脏与树叶的摇头晃脑浑然融汇在同一个节奏之中。令人恐怖的节奏。衰弱的节奏。

他的脸色更红润了。他知道从眼角瞥见的衰败归于纯粹的想像，这凶险的感觉冷冷的摇晃并不会持久。雪花会压死你的心！幻觉的生命力量无穷无尽。这样想着，他便小心翼翼地后退，更不敢自由地大口呼吸。

所有的不愉快的担心和联想都已经过去。方壶平稳地呼吸着，在苍白的清晨迈着轻快的步伐。周围万籁俱静，只有他想着自己的心思时前进的脚步声。这么多年来，他为鲁迅耗费了数不清的时间。普鲁弗洛克^①用量匙计量生活，而方壶却在书中研究鲁迅的生活。一个人得到了他自己所追求的，而另一个人却始终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在鲁迅的头顶幸福地歌唱。你正在想什么呢？六十

① 英国诗人、评论家 T·S 艾略特 1915 年发表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的人物。

岁的男人怎样评述这现实的一切？收获甚微！这说明了什么？再过若干年，留下的只能是骨灰。光荣的纪念碑无从谈起。你却站在那儿，目睹我们为你拼搏，却得不到你的任何帮助。为什么保持沉默不怪罪这个社会？我叫方壶。大方的方。茶壶的壶。很好记的名字。你占据了我的世界，我几乎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你沉默不语的身体上。可换回了什么？事情比十年前更为糟糕！更为严重！你得到了千百万人的注视。你是幸福的。这就是生活的主题，尤其是现在的时代。

说什么也没有用的。因为你的语言像魔杖一样横在空中。只能呆在屋里自言自语，咒骂自己枯萎的思想之花朵，即使这样仍能感受到你的眼睛和胡子的闪光。我已不能清晰地听见你常年的气喘，心悸、颤抖，我只看见你的书籍和照片数不胜数地向我冲下来。气喘，心悸，颤抖开始属于我了。唯一的私人财产。多么自豪啊！颤抖的秋天小径上的我和我单薄的身体四周，又有谁想象得到呢？

方壶又开始奔跑起来。“啊，那么，人就应当一无所获地等死吗？这是谁说的！屁！我倒要看看世界怎样发展！”他挥舞着手臂，头发直立，脸庞司空见惯的黝黑早已变成了一种古怪的灰烬色彩。你是我强烈嫉妒的对象。我会干得极好，胜你一万倍。怎么？想知道秘密？妄想！我会随时随地加以反击。当然我不会打你的屁股，这有损我的文人形象！事实上我的寿命早已超出了你。还说什么呢？

一只虫子，晕了头的傻瓜，从树枝上落在方壶的脑袋

上，被他的瘦手一巴掌打晕了过去；然后他两臂一屈一伸，两腿稍稍劈开，不停地为自己打气，喉咙里发出的咯咯声传得很远很远。方壶被自己的快速反应深深感动，闷闷不乐的情绪已经烟消云散了大半。他再次挺起胸膛，一只脚重重地踏在虫子身上，一面扯着苍老的嗓子厉声喊道：

“谁敢说我不行！”

校园里太静了。他的尖嗓子快速跑向四周，然后又从四面八方冲着他叫嚷，把他团团围住。他被自己的声音惊呆了，站在原处不敢动，更不知如何应付。

是的，人的话音一旦出口，便不再属于自己，因为你无法操纵它的运动轨迹。它会以自己的速度波状般前进，有时还会刺伤愚蠢的主人。

方壶从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只觉得耳鼓肿胀，胸膛发紧，好像全世界的压力都聚集在这儿，呼吸禁不住急促起来，眼珠也有一种酸溜溜的滋味儿。他觉得嗓子也在流血，就像一根银针刺在里面。

他的身体有些抖瑟，想蹲下去却没有一丝力气，所有的语言——熟悉的，或者一知半解的——在脑袋里卡了壳：弥留之际的感觉。

唯一灵活的是模样古怪的鼻子。汗涔涔的两个圆孔闻到一股烟味。多么新鲜的味道流进鼻腔滑进脑袋深处。神经轻轻颤抖起来。耳膜湿润舒服了。女人的狂笑海水般涌过来，几乎托起他的身体。他站起来，真正地站起来，

抬起眼睛紧张不安而又感激万分地搜寻着持续不断的笑声。

这笑声让他的身体彻底自由了。他发出的刺耳的声音被女人的狂笑尽情吸走了。这是少有的新鲜事儿。同时方壶又为自己感到自卑，流着汗珠的鼻子挺响地吸着气，默默地自言自语：

“我……怎么……了？我……怎么……了？我……怎么……了？”

女人的笑声变为断断续续的喘息。方壶闻到更浓烈的烟味，接着，他发现天空飘荡着一大片淡灰色的叶片，烧焦了的叶片轻快地飞舞着，好像随时准备升入天堂。

女人们在烧秋呢！

一年一度的活动从清晨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午。大堆大堆的落叶在风的吸引下习惯性地拥抱在一起，变成一座软绵绵的奇特黄山包。方壶忽然明白过来，快步走到路口，内心有一股莫明的冲动。

一群白头发的女人挥舞着又粗又长的竹扫帚喘着粗气围拢在冒着灰的落叶周围，等待着火焰快点儿燃烧起来。对她们来说，烧毁树叶的过程实在是妙不可言。一根火柴杆寄托着全部的希望和渴求，在火柴头点燃树叶的一刹那，她们欢呼雀跃，仿佛在点燃久已逝去的辉煌。

此时此刻，干燥的树叶在热烈的气氛下纷纷争着燃烧起来。激动的火焰映照着她们的脸和缓缓流